



水墨芭蕉

凌波异彩 大家妙笔

——怀念乍启典先生

□荆树楷

两年前的7月19日,国画大师乍启典驾鹤西去。在淄博荣宝斋乍启典艺术研究中心展厅,我肃立于他的作品前,深切怀念这位为我国的书画艺术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长者。

乍启典先生(1922—2011),字徽五,号鲁北一民。淄博高青县人。少时家贫,仅读2年私塾,4年小学。他小时即喜爱绘画,并得到戴紫阶和郭书年两位书画名师的点拨;随父做木工活时,精研细摩刻雕花技艺,在他的手下,花鸟鱼虫、亭榭山水栩栩如生,初步展现出他的艺术天赋。

解放后,他的艺术潜质在工作中进一步崭露出来,在惠民(今滨州)淄博及周边地区留下了数不清的传世作品,至今保存完好的黄河大桥浮雕和中共淄博市委办公楼浮雕就是由先生创意设计的。市委办公楼现为市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浮雕位于门厅外墙上方,由六幅作品组成,国徽、红旗、华表、钢花、齿轮、麦穗、铁锹、车轮、彩带等,层次分明,左右对称,质感强烈,与整幢大楼浑然一体,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中青年时期,他的书画创作更加成熟,1965年他创作的《道旭渡口拖运忙》和《银山朝晖》两幅国画被选送参加全国第四届美展,引起强烈反响。傅抱石、程十发、方增先、亚明等观后大加赞赏,称赞他的作品传统功力雄厚,构图赋色浑然天成,独树一帜。2002年11月,他的国画《激浪》参加了由中国美院、中央美院等中国八大美院共同举办的特邀展。画中雄鹰矫健威武,勇猛刚毅,凌空展翅,目光如电。两只利爪,一只前伸,锐利无比;一只蜷曲,蓄势待发。雄鹰俯冲如风驰电掣,掀起的海浪冲撞礁石,卷起千堆雪。

晚年,乍启典的创作更是炉火纯青,“一生苦学,终成大器”(季羡林语),谢春彦称乍启典与齐白石为“画坛双绝”。200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丈六匹的《水墨芭蕉》被欧阳中石赞为“鸿篇之巨制”。其作品还多次作为国礼赠与外国元首及友人,并被故宫、中国博物馆、中央文史馆收藏。2002年1月,他创作的《蝴蝶兰》被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作为国礼赠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陛下;丈六匹巨幅《松鹤图》悬挂在全国政协礼堂正厅;《松鼠》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制贺年卡封面,赠送给世界各国政要。

乍启典先生和我家是世交,论起来是我的长辈,在德操方面是我的楷模,在艺术上是我的导师,对我产生过无以言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1987年我第一次拜会先生时,他还住在黄

河岸边的一幢平房里。房中最大的家具就是他用来作画的大案板,墙上挂着一幅书法和一幅画。书法作品是曾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曾启同写的。画是一幅《白菜图》,简单朴素,清白立显,分明是他淳朴生活的素描。

画如其人。从先生的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的人,一个对他人、对社会、对民族有着责任感的人,一个在艺术的天地里自强不息、孜孜以求、奋勇攀登的人。生活就是他创作的源泉,一人一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鱼一虫,借助他的灵感慧眼、巧妙构思和笔墨功力,总能给人以超凡脱俗的惊叹。他笔下的人物,个性鲜明,呼之欲出,《食鬼进士钟馗》屹立如山,气贯长虹,负手怒视,威猛神勇;他笔下的山水,大气磅礴,横亘千古,《幽谷遗翠》满目青山、古木沧桑、石径蜿蜒、古塔欲语;他笔下的草木,灵气飘逸,仙气环绕,《紫藤》色彩纷呈、如梦如幻、清新淡雅,诗意盎然;他笔下的鱼虫,灵动飞跃,形神兼备,《鱼乐图》中的鱼,似与不似,动与不动,用墨浓淡疏密,着色画龙点睛。大自然的生命,在先生的笔下,那么可爱,那么令人心驰神往。博采众长,师古而不泥古,求真而不媚俗,他对人生的热爱与体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喜悦,都蕴藏在其画作中。欧阳中石先生读乍启典的作品后感慨不已,赞曰:“大家妙笔趣无穷,一似天来造化工。绿蔓朱篱支草木,青檀碧水逗鱼虫。随心点染长青色,意致追求盛事风。莫笑年增心不老,不凋不谢老来红。”

齐白石弟子、画家许麟庐曾这样评价乍启典的画:“乍启典作画,看似粗疏的随意挥洒,实则处处深藏苦心经营。哪怕一笔一画,都包含着深邃的立意、丰厚的含蕴,因此他的作品品位很高,非一般媚俗浅近之作可比。”1988年,乍启典赠与山东艺术学院一幅名为《凌波异彩》的作品,画面上的荷花挺拔卓立,清新高雅,生机勃发,傲视无极,抒发了他高洁的情怀、不凡的抱负、人生的哲思、独立的人格。冰清玉洁,出污泥而不染,处乱世而不惊,正是他追求别样风采的真实写照。2003年迁入济南新居后,他心情非常好,创作了一套堪称其得意之作的《六条屏》。这套画整体布局严谨,构图巧妙,清雅多姿,诗书画印俱佳,先生自称是“最为满意的作品”。国家级书画鉴定专家齐渊品鉴:“乍老的这套六条屏,不管放到中国历史的什么朝代来看,都是精品之作,与哪个朝代的画家相比,也不逊色!”《六条屏》的左右是一副对联“石壁挂藤通篆意,桐

荫滴露听琴声”。画家描绘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境啊!石壁上散挂着的藤条似一个个篆字表达着意境,而遮天蔽日的桐树滴落下来的露珠敲在石板上似琴声叮咚奏鸣,真是美妙无穷。中间四幅图,第一幅“一剪梅前一放翁”,第二幅“严寒识盘松”,第三幅“竹有君子之风”,第四幅是兰花“君子之洁置之以荣”。梅花和盘松,在严寒时方显出其铮铮铁骨的本色;竹子和兰花,自是高洁高贵的象征。先生的高雅情怀不言而喻。

先生作画给我的印象,是他善于发现,不循规蹈矩,擅画古人没画过、今人也不曾画的东西。他画了无数的画,出手即精品,没有一张是废品。胸有成竹,下笔有神,一笔生两笔,两笔生三笔,三笔生万笔,笔笔生发,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启功先生曾赞誉他的作品是“大家之风,大朴大美!”先生的艺术成就,得益于他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中,得益于他穷其毕生精力而不懈的追求中,得益于他对松梅竹兰品行的追求中……



蝴蝶兰

故乡,生命永远的惆怅

□梁克刚



根



家



西安钟楼

这些年,由于参与西安的一些艺术活动,使郭燕常常有机会回陕西。只要时间允许,她总是要赶回陕南的老家看看,她似乎是在与一种看不见的能够磨灭一切的东西赛跑,去看看自己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去看看仍然生活在那里的老邻居和小时候要好的伙伴,去找回童年时家里用过的老家具、老物件,这个过程像是在抢救着什么。一年多前,她刚刚给我看了回老家拍的5岁前住过的老房子后不久,就无奈地告诉我当地粗陋的维修已经将那里抹去了一切时光的痕迹。老家毫无例外的过度城乡建设正在吞噬着那些在她童年里最美丽的田野、树林、河堤和果园,所有关于故乡和童年的一切好像都在慢慢地瓦解着,终有一天它们会仅仅成为郭燕脑海中残留着的记忆图像。

这些如影随形的乡愁深刻地困扰着郭燕,它们与现实生活中的这一切交集成为她内心难以言说的隐痛。在完成了西安美院的学业后,郭燕毫无计划地来到了陌生的成都,却最终在这里找到真爱并成家生子,接着开始了热爱的事业。成都的老蓝顶艺术区的工作室曾是让郭燕待着最踏实的地方,她可以一整天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只思考艺术而忘掉整个世界。在那里的5年她度过了自己艺术成长道路上最重要的阶段。但天下总是没有不散的筵席,热闹的老蓝顶艺术区随着艺术家的逐渐搬迁而已然沉寂消亡。

今天,已经定居成都10多年的郭燕再一次面临举家迁徙的选择。现在恐怕她已经很难说清楚哪里才是自己真正的故乡,自己像是处在一个不断移动的旅途之中,只能伤感地看着刚刚熟悉的场所和风景渐渐地消失在远方。这不正是人生的隐喻吗?没有什么能够永恒,不断地离开就是命运本身。故乡对于人类而言不过就是个可以安放心灵的记忆仓库,可怕的不是故乡的消逝而是对于那种时光和记忆的抹杀。

已经开始有朋友质疑郭燕近两年的这个关于乡愁的系列创作不够前卫,不够观念,似乎应该切中时髦的题材,贴上流行的概念才更当代。为此我总是耐心鼓励她,真诚才是一切创作的本分,艺术家只需要跟随自己的内心,表达最能触动自己的感受。况且推己及人,乡愁并不是一个人的专属话题,那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故乡的快速消逝与记忆的粗暴抹杀不正是当下中国人共同的焦虑和处境吗?郭燕的这批作品是用记忆串起的时光碎片,那些老照片、信件、老家具、老物件、油画力图呈现出的是她随着不断的迁徙曾在陕南商洛的小河镇、山阳、西安和成都不同地方的生活感受和记忆,而不仅仅是记忆的再现,还有着艺术家的敏感对于非正常的现实(诸如拆迁、过度建设、城市化等)的质疑和批判。这不仅是个个人的叙事史,也是这个时代投射在人身上的缩影。这个展览展现的也不仅仅是郭燕的乡愁,而是整整一代中国人的乡愁。

时代的机器高速冷漠地运转着,所有的人都被裹挟其中,你已经几乎选择不了自己生活的轨迹和速率,每个人都成为了精神上的流离失所者,每个人又都在寻找着那正快速消逝着的故乡。今天的中国好像已经变成了一头残暴贪婪的巨兽,有着可怕的欲望和能量,可以摧毁和吞噬一切,它正在夜以继日地推平每一个人的故乡,抹去每一个人的记忆。天下之大却已找不到可以安放自己灵魂的原乡,我们像是被时代绑架了的囚徒,既无法停下奔走的脚步也不知道该去向何方。也许只有那些借助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图像浮现出来的关于故乡和过去美好时光的记忆碎片,才能带给我们一些慰藉与救赎,能让我们短暂地忘却世界的冷漠和内心的隐痛,体味时光的质感和生命的温暖。因而我们应该感谢郭燕,是她的创作与表达给了我们大家一个机会去完成一次久违的怀乡。

灼人生命的力量

□林伟光



天风

这是陈奕纯的新作《天风》,他不但创作力健旺,而且有所作必力求突出新意,这也是我最欣赏的。艺术家切忌复制,无论复制别人,还是自我复制。但这也是我们在创作中经常走不出的怪圈,不自觉间我们就会陷入这个窠臼。清醒的艺术家,因此格外痛苦,常常备受折磨,废寝忘食且不说,最苦的是精神的熬煎。这是真的想有所作为的艺术家的苦恼,除非你已力不从心,或者甘于平庸。谁能够切实体会到艺术家真正创造的快乐和痛苦?

对能够时时出新的艺术家,我是深感钦佩的,也每每会为之感动。在拜读他新作之初,我总是饱含期待,期待的过程却是快乐的,而阅读期间,则又会时时为之激动,这是欢欣鼓舞,更是击节赞叹。我的满足与酣畅,来自于一种探秘的欣愉,层出不穷的崭新的意境,新我耳目,也开我胸襟,那份深厚的思想的力度震撼了我的心灵。

读一个好作品,我会快乐很长时间,这也是对我可以给予我这种快乐的艺术家充满了感激的缘故。陈奕纯是少有的能够让我期待和获得欢乐的艺术家。他的每一幅作品,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琢磨,不出彩绝不轻易脱手。这是自苦,却也是对艺术的敬畏。在他人,如果对作品倾注了感情,已经是优秀的作品了,但陈奕纯却是让整个生命都为之燃烧,因此,这种炫人的光彩就令其作品涌动着一种灼人生命的力量,让人可以感受到艺术的广度厚度和深度。他的画都是厚重之作。

这幅《天风》,陈奕纯说,是一个秋深时节他游白洋淀后的感悟。白洋淀即是孙犁笔下的那个诗意的荷花淀,孙犁以其浪漫的情怀赋予了它温柔的美丽,歌颂了生活在此方水土上,处于特定时期的众多女性,她们有似水柔情,又有昂扬爽朗的性格,人性的美丽并不因残酷的战争而有所减弱。孙犁的《荷花淀》为我们树起了一个文学的高度,也是艺术的一种高度。我相信,即使

是用国画等另外的艺术形式,如何更好地从容地抒写,这对于陈奕纯也是一种挑战。

到底真的别具匠心。这里也可以见出陈奕纯的高明。他把艺术心灵的眼睛转向荷花淀随处可见的芦苇,这些芦苇因为惯见而十分平常,更多的人会因此忽略了它们,但这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不错,荷花淀的芦苇是平凡的,可是,陈奕纯却发现了它那不平凡的美丽,也感受到了它动人的诗意,这就是他艺术家独特的敏锐。他发现这些芦苇,其实更像孙犁笔下那些荷花淀的女性,她们是那么普通,却又是十分美丽的。她们是母亲,是妻子,也是我们的姐妹,表面上看来,她们很柔弱,却绝对不软弱,她们有博大的胸怀,更有刚韧不拔的坚忍,瞧瞧啊,在狂烈的大风下,它们摇荡着,可是即使怎么残酷的风,也折服不了它们。它们翻滚着,激荡着,在清亮的水面上,那么诗意地组成了一个生动的画面。洁白似雪的是芦苇抽长着的穗,秋霜染出了点点的金黄,摇曳的风情,勃勃的生机,这是最美丽的激动。就是我们不去拟人化地联想,把它纯粹地当自然界的景致来欣赏,这仍然是艺术的,更是美丽的。

自然界的花开花谢,盛衰荣枯,都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因为万物各欣其所遇,应时而动,一切都遵循大自然的法则运转,这就是美丽。艺术的最高境界,依我看,也就是自然。而这里,陈奕纯所展示的,乃正在于自然。然而,自然如若被误解为照搬生活,却是大谬的。所谓自然者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乃有我之景,我的精神贯注于其中,则画作因我而妙,其间之景物则也无不有我的影子在焉。如是,自然则为艺术之自然,乃心目中之万物,而万物者即我。故读此帧《天风》,我们又何尝不是在读陈奕纯的思想和胸襟?

天风未末,浩浩乎起芦苇,那么优美的舞蹈,姿致丰神无不隽逸,而这诗意的画面,旷远的意境,以及深邃的内蕴,又怎能不让我们浮想联翩呢?